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七十六

宋

仁宗皇帝

輅嘉祐元年春正月帝有疾文彥博等宿衛禁中二月帝疾瘳

文彥博等此為直以三尺童視仁宗矣仁宗暴感風眩非不起之症彥博何不學樊噲排闥進見諸事請旨而行乃公然赦死罪豈非專擅至哉醢殿廷益屬不經而史方謂京師業業賴彥博等以安誠阿其所好不識大體之言且京師之業業未必非彥博等之

正月朔帝御大慶殿受朝暴感風眩趣行禮而罷翌日文彥博召內侍都知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叱曰爾曹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為邪自今疾勢增減必以告不爾當行軍法又與劉沆富弼謀啟醢於大慶殿因留宿廬志聰曰無故事彥博曰此豈論故事邪因赦死罪以下令輔臣禱天地宗廟社稷北京留守賈昌朝素惡富弼陰結內侍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言國家繼隆所執也志聰以其狀白執政彥博視而懷之徐召二人詰之曰天文變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變色彥博曰觀汝狂愚耳未忍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然二人退乃出狀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敢爾惜言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均於中宮不安眾皆曰善既而議遣司天官定六塔方位復使二人往繼隆白請留之彥博曰彼本不敢妄言有教之者耳繼隆默不敢對二人至六塔恐治前罪二月帝疾愈御延和殿文彥博等還私第當是時京師業業賴彥博弼持重眾心乃安先是彥博等在禁中有言禁卒告都虞候欲為亂劉沆欲捕治彥博召都指揮許懷德問判狀尾斬卒於軍門及帝疾愈沆白帝曰陛下違豫時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以沆判呈帝乃解許懷德字師古祥符人

閏三月以王堯臣參知政事程戡為樞密副使

戡以文彥博親故改授副使

以唐介知諫院

御史吳中復請召還唐介文彥博因言於帝曰介頃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乃召介知諫院時稱彥博長者

御批通鑑輯覽

卷七十六

宋仁宗皇帝

夏五月罷知諫院范鎮

張大其事有以啟之而仁宗愈後亦置之不問可謂柔儒不飭君網者矣

建儲得失前已詳論之仁宗是時春秋尚富未有皇嗣鎮必欲援立近屬其意何居且前後章十九上甚至君臣對泣成何景象又復移書執政言天象示變必有急兵造為誕妄之語以憂惑人心尤為狂謬然其所以致此者亦仁宗不整乾綱有以啟之耳

帝性寬仁言事者競為激訐鎮獨務引大體非關朝廷安危生民利疚則未嘗言及帝暴疾文彥博因請帝建儲帝許之會疾瘳而止至是鎮奮然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即上疏曰方陛下不豫海內皇皇莫知所為陛下獨以祖宗後裔為念是為宗廟社稷之慮至深且明也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真宗以周王薨王名祐真宗次子生九年薨追封周王後追冊悼獻太子養宗子於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拔近屬賢者優其禮秩而試以政事俟有聖嗣復遣還邸章累上不報執政諭之曰今間言已入為之甚難鎮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諸公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異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帝面陳者三因泣下帝亦泣謂曰朕知卿忠當更俟二三年鎮前後章凡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皆白朝廷知不可奪乃罷知諫院改糾察在京刑獄時并州通判司馬光亦言建儲事且勸鎮以死爭之翰林學士歐陽修殿中侍御史包拯呂景初字冲之趙抃知制誥吳奎劉敞等皆上疏力請於是文彥博富弼王堯臣等相繼勸帝早定大計皆不聽

六月大水社稷壇壞詔求直言

京師自四月大雨水注安上門門關折壞官私廬舍數萬區諸路言江河決溢河北尤甚至是雨壞太社太稷壇詔羣臣實封言闕失而分遣使賑恤被傷者

秋七月彗出紫微垣至八月始滅

八月庚戌朔日食

罷狄青判陳州以韓琦為樞密使

青在樞府每出入士卒輒指目以相矜誇至擁馬足不得行又其家數有光怪會大水青避翰林學士相國寺行止殿上人情頗疑

狄青素行慎密即其平日不去面涅不祖梁公應懸尤可概見若士卒指目矜誇環擁馬足不遇青蓋於恤下戎伍無知歡感發於不自覺耳何至有意外之患慮其非國家之利手蓋是時朝臣皆怯懦之流不識機權而又輕視武途不樂其位次居上預存意見於胸中猜疑隨處而起非平允之論也是時文體大壞以險怪奇

歐陽修言青掌國機密而得軍情非國家之利知制誥劉敞出知揚州陞辭亦言陛下幸愛青不如出之以全其終帝然之乃以使相判陳州

冬十一月王德用罷以賈昌朝為樞密使

德用將家子習知軍中情偽善以恩撫下故多得士心雖屢臨邊境未嘗親矢石督戰而名聞四夷閭閻婦女小兒亦呼為黑王相公

十二月劉沆免以曾公亮參知政事

沆初以附張貴妃得進數為御史論列沆深疾之因上言自慶歷後臺諫官用事朝廷命令之出事無當否悉論之必勝而後已專務決人陰私莫辨之事以中傷士大夫執政畏其言進擢尤速請行御史遷次之格滿二歲者與知州帝從之會御史范師道字貫之仲淹之姪趙抃歲滿未補郡沆引格出之中丞張昇曰天子耳目之官而宰相挾私斥之可乎上疏極言沆遂出知應天沆長於吏事然任數善判探權近過失陰持之以軒輊取事

以包拯知開封府

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聞者皆憚之以其笑比黃河清童穉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

丁酉二年春二月初公杜衍卒

諡正獻

衍臨終作遺疏略曰無以久安而忽邊防無以既富而輕財用宜早建儲副以安人心語不及私

以翰林學士歐陽修知貢舉

帝切於求士進士諸科一舉而獲選者至千三百餘人士子習尚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張方平嘗言文章之變與政通邇來文格日失其舊各出新意相勝為奇驅扇浮薄重虧雅俗非取賢斂才備治

澆相矜人心
澆薄於此可
見歐陽修一

舉而廓清之
牛鬼蛇神之

派由聽稍變
可謂力挽頽

風乃榜發而
被黜者聚諒

馬前士習之
不瀆惠更甚

於文敵爾時
有司竟不加

之懲治何以
維世風而飭

士行耶

彼時宋方畏
契丹增歲幣

其政略兵威
有何令契丹

可懼處而契
丹主見像驚

冬十二月詔
間歲一舉士

置明經科

鞭持蓋一都
虞候耳

像來宿乃奉
御容如契丹

契丹主具儀
仗迎謁及瞻

視驚肅再拜
謂左右曰我

具之意雖下詔揭示而士習不改翰林學士歐陽修知貢舉痛抑新體凡為時所推譽者皆被黜榜出
澆薄之士俟修晨朝聚課於馬前街司選卒不能禁止然自是場屋之習遂為之變

是科程顥張載朱南僊師人蘇軾字子瞻眉山蘇軾字子由軾之弟曾軾字子固南豐人

三月護國即度使同平章事狄青卒

諡武襄

青為人慎密寡言其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行師先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卒同饑寒勞苦雖敵猝犯

之無一士敢後先者故數有功嘗有持狄梁公畫像及告身詣青獻之以為青之遠祖

夏四月幽州地大震

壞城郭覆壓死者數萬人

秋八月詔諸州置廣惠倉

初天下沒入戶絕田官自粥之至是韓琦請留勿粥募人耕而收其租別為倉貯之以給州縣之老幼
貧疾不能自存者謂之廣惠倉以提刑領其事歲終具出納之數上三司每千戶留田租百石以是為

差戶寡而田有餘則粥如舊

九月契丹來聘遣翰林學士胡宿報之

初契丹與宗遣使來求御容會卒乃已至是洪基復遣使來求欲成先志帝遣張昇報聘且諭之曰昔

文成興宗尊弟也弟先面兄於禮為順況今南朝乃伯父之尊當先致恭於是復使其臣蕭扈以洪基

像來宿乃奉御容如契丹契丹主具儀仗迎謁及瞻視驚肅再拜謂左右曰我若生中國不過與之執

鞭持蓋一都虞候耳

冬十二月詔間歲一舉士置明經科

拜有都虞候之款邪此不過宋臣自謂之言無足信益可鄙耳

進士諸科待試京師者恒六七千人一不幸有故不應詔往往沈淪十數年以此多毀行干進者王洙侍邇英閣講周禮至三年大比帝曰古者選士如此今率四五歲一下詔故士有抑而不得進者孰若裁其數而屢舉也下有司議咸請易以間歲之法詔從之於是進士諸科悉解舊額之半增設明經試法凡明兩經或三經五經各問大義十條兩經通八三經通六五經通五為合格兼以論語孝經策時務三條出身與進士等未幾以登第者驟致顯擢復下詔定其遷次之格以裁抑之

咸三年夏六月文彥博賈昌朝罷

彥博以老求罷以使相判河南對潞國公知諫院陳旭神宗賜叔建陽人後遷神宗嫌名改升之等恐昌朝遂代為相乃率

僚屬上言昌朝交通女謁建大第別初客位以待宦者宦官有矯制者樞密院釋不治昌朝竟出判許

州昌朝在侍從中多得名譽及執政始不為正人所與

以韓琦同平章事宋庠田况為樞密使張昇為副使

時羣臣皆以建儲為言帝依違不決琦既相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繫自昔禍亂之起皆由不早定陛下何不擇宗室之賢以為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而又生女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况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為心則無不可者帝不答

以包拯為御史中丞

拯言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為憂夫萬物皆有根本而太子者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帝

曰卿欲誰立拯曰臣非才備位所以乞豫建太子者為宗廟萬世計爾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

年七十且無子非邀後福者帝喜曰徐當議之拯之知開封也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及是歐陽修以龍圖閣學士權知府事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有以

包政勵之者修曰凡人才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
疆其所短勢必不建吾亦任吾所長耳聞封亦大治

秋八月己亥朔日食

紀四年春正月丙申朔日食用牲於社

二月更權茶法

自茶為官權民私蓄盜販皆有禁臘茶

建州片茶也宋制茶有二類曰片曰散片茶惟建劍最為精潔

之禁尤嚴園戶困於征取官司

並緣侵擾因陷罪戾至破產逃匿者歲比有之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職王嘉麟皆上書請罷給茶本錢縱園戶貿易而官收租錢與所在征算歸權貨務以償邊糴之費可以疏利源寬民力富弼韓琦曾公亮然其策請於帝行之下三司議三司言茶課給本收利所獲甚微而煩擾為患園戶輸納侵害日甚小民趨利犯法益繁宜約歲入息錢之數均賦於民恣其買賣所在收算而不給本錢遂詔弛舊禁俾通商利凡歲輸繒錢三十三萬八千有奇謂之租錢與諸路本錢悉儲以待邊糴自是惟臘茶禁如舊餘茶肆行天下矣論者又謂茶戶困於輸錢良民賦不時入刑亦及之商賈利溥販鬻者少必至歲額不登經費日蹙翰林學士歐陽修知制誥劉敞皆請除前令帝不聽

夏四月封周世宗後柴詠為崇義公

給田十頃以奉周祀從著作佐郎何鬲請也

五月除猜防大臣條約

前兩制不許至執政私第執政所薦士不得充臺官詔並除之

秋七月放宮人

帝以月食幾盡修陰教以應天變前後出宮女幾五百人時後宮得幸者十人謂之十閣而劉氏黃氏

在十閣中尤驕恣通請謁御史中丞韓絳密以聞帝曰非卿言朕不知也當審驗之遂并出二人

田况罷

况寬厚明敏有文武材好論天下事言甚明切以疾罷

冬十月大袷於太廟

帝將親袷下禮官集議東向之位同判宗正寺趙良規

字元甫洛陽人

請正太祖東向之位而知太常禮院韓

維字持國德

請如故事虛東向之位便時禮官不敢決乃與待制以上及臺諫官同議太祖為受命之

君然僖祖以降四廟在上故大袷止列昭穆而虛東向魏晉以來已用此禮詔從之

十一月汝南王允讓卒追封漢王

諡安

允讓天資渾厚內寬外莊知大宗正寺二十年宗子有好學者勉進之以善若不率教則勸戒之至不

變始正其罪故皆畏服及薨以其子宗實育宮中故卹典有加

召河南處士邵雍

字堯夫河南人

雍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始為學即堅苦刻勵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枕者數

年既而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

初北海李之才受易於河南穆修修受於神

之曰好學篤志果何似雍曰簡策迹外未有適也之才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則又

雍由是探賾索隱妙悟神契玩心高明深造曲暢遂衍伏義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

李之才字挺

之青社人其城注見前縣門山在衛輝府輝縣西北震宇記俗名五巖山

富弼司馬光呂公著

字晦叔

諸賢居洛中雅敬雍恒相從游為市

園宅雍德器粹然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一時洛中人才特甚而忠

厚之風聞天下留守王拱辰薦雍遺逸授將作主簿後復舉逸士補潁州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命竟

稱疾不之官

陳五年夏四月程戡免以孫抃為樞密副使

戡與宋庠不合數爭議於帝前臺諫以為言帝不悅殿中侍御史呂誨字獻可復論戡結貴倖以致位

乃免

置寬恤民力司

詔置於三司遣官分路訪寬恤民力事

五月召王安石字介甫為三司度支判官

安石好讀書善屬文曾璽攜其所撰以示歐陽修修為之延譽擢進士上第授淮南判官故事秩滿許

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調知鄞縣本漢鄞縣五代吳越更名為浙江甯波府治通判舒州文彥博為相薦其恬退乞不次

進用以激奔競之風歐陽修薦為諫官安石皆以祖母年高辭修以其須祿養復言於朝召為羣牧判

官改度支判官安石議論高奇能以辨博濟其說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於是大要以為今天下

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

其意則無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目驚天下之口而因以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

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為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

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輒辭不起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及赴是職聞者莫不喜悅呂祖謙曰安石變

六月契丹新置國子監

契丹主自即位求直言者再復詔設學養士頒五經傳疏置博士助教各一人

秋七月歐陽修等上新唐書

民力贏絀惟在地方大吏平時體察入告上之人的其情勢休養而安全之使幽隱不墜於上聞書澤不格於下建始得體恤之實若必待遣官四出然後知民間疾苦則安緒司牧者之承流布德况所遣官屬其言又未可盡信乎蓋虛名而無實濟徒見其紛張

先是帝以劉昫等所撰唐史卑弱淺陋命翰林學士歐陽修端明殿學士宋祁刊修之曾公亮提舉其事十有七年而成凡二百二十五卷事增於前文省於舊修撰紀志表祁撰傳故事每書首止列官身者一人修以祁為先進且於唐書功多故各

著其名以自異

浚二股河商胡決河之別派也以其自決河岐出故名二股續綱目於是年正月書鑿二股河考宋史河渠志是年河決二股七月韓贄疏請修浚非正月也今改正

自李仲昌治商胡決河塞而復決事見前至是河流派別於魏之第六埽在今大名府南樂縣界曰二股河行魏恩

德博之境亦曰四界首河行河至四界河北都轉運使韓贄字獻之齊州人言四界首古大河即王莽河大經注謂之大

河故讀所經今宜浚二股於此分流入赤金河五季周顯德初李穀治揚劉決河其不復故道者舉而為利可必商胡決河北自乾甯入海堤為二股河東至德滄入海是為分而為二則上流不壅可無

決溢之患詔如其策浚二股役三千人幾月而畢考宋史河渠志是年韓贄請浚二股至英宗治平元年始命都水監浚治并浚五股河與韓贄傳所載不

同續綱目從贄傳今依之又河渠志神宗熙寧元年河決恩冀二年從都水監丞宋昌言內侍程昉議開二股以道東流才及六分而北流開既而河自其南四十里東決汜濫大名恩德滄永靜五州軍境

三年令河北轉運使開修二股上流至四月河始成續綱目宋元通鑑但載恩冀之決而東北流開開俱不載今并注於此宋昌言字仲謀綬族子

冬十一月宋庠免以曾公亮為樞密使張昇孫抃參知政事歐陽修陳旭趙概為樞密副使

庠前後所至以慎靜為治然愛信幼子縱其與小人遊殿中侍御史呂誨論庠昏惰乃罷判鄭州

六年春三月起復富弼同平章事弼固辭許之

弼以母喪去位詔為罷春宴故事執政遭喪皆起復帝虛位五起之弼固請終制且曰起復金革之變

禮不可施於平世帝乃許之

夏四月陳旭罷以包拯為樞密副使

知諫院唐介趙抃御史范師道呂誨上疏論旭陰結宦者故得大用帝曰朕選用執政豈容內臣預議

陳旭庸碌小人去留本無

足惜但仁宗既云選用執政不容內臣

預議則旭無應罷之罪而

臺捕風捉影以傾軋宰

臣安知不出於讐害所當

究其曲直使無通情乃兩罷之為調停

之計豈正道哉

宋人動輒奏解某官惡習

相仍不復知有致身大義

邪乃兩罷之旭知定州介等亦外補

六月壬子朔日食

司天言當食六分之半食四分而雨羣臣欲援至和例稱賀同判尚書禮部司馬光言日之所照周徧

華夷雲之所蔽至為近狹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天意若曰人君為陰邪所蔽災慝甚明天下皆

知其憂危而朝廷獨不知也食不滿分者乃歷官術數不精當治其罪亦非所以為賀也帝從之

以司馬光知諫院

光以三劄子上其論君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以為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知道

道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濶亢暴戾之謂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奸不能惑或不

能移此人君之武也陛下天性慈惠子育元元雖古聖王無以過然踐阼垂四十年而朝廷紀綱猶有

虧缺問里窮民猶有怨歎意者羣臣不能宣揚聖化將陛下之千三德萬分一亦有所未盡歟臣伏見

陛下推心御物羣臣有所敷奏陛下不復詢訪利害一皆可之誠使臣皆忠正則善矣或有一姦邪在

焉豈可不其二論致治之道有三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以為國家御羣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循資

而看高位資塗相值則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非特如是而已國家采名不實謀文不誅意夫

以名行賞則天下銘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願陛下慎選在位之士而用之有功則

增秩加賞而勿從其官無功則降黜廢棄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

其三言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帝以其一留中其二下中書具三下樞密院光又進五規曰保業惜時遠謀謹微務實又言故事凡臣僚上殿奉事悉屏左右內

臣今內臣不過去御坐數步君臣對問之言皆可聽聞恐漏泄機事非便帝皆嘉納詔自今止令御藥

侍臣及扶侍四人立殿角以備宣喚餘悉屏之

以王安石知制誥

安石自度支判官改同修起居注辭之累日閤門吏賁勅就付之拒不受吏隨而拜之則避於廁吏置

敕於案而去又遣還之上章至八九乃受及徑除知制誥遂不復辭

安石新進小臣乃齋勅就付堅拒不已甚且避之于廁不恭實甚迨徑除制誥遂不更辭則其狡黠違榮心事畢露乃仁宗與在廷諸臣方且想望手承惟恐其不就何其慎也

秋八月以曾公亮同平章事張昇為樞密使胡宿為副使

宿為人清慎忠實臨事不妄發既發亦不可回其當重任尤能顧惜大體羣臣多務更張革弊宿曰變法古人所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更無益於治也

閏月策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

王介字仲父蘇軾蘇轍皆在舉中轍對切直胡宿力請黜之帝不許曰以直言召人奈何以直棄之乃收入第四等王安石意轍右宰相專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譏詞韓琦曰此人謂宰相不足用欲得婁師德郝處俊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改命沈遼字文通人為之詞時有詔舍人院無得中請改除文字令諫官御史無敢逆其意者臣實懼焉語皆侵執執政執政者不悅會以母喪遂去職

以歐陽修參知政事

時韓琦為首相法令嚴故問曾公亮文學之事問修三人同心輔政有官奉法循理朝廷稱治修以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為總目遇事取視之不復求諸有司

冬十月起復宗實知宗正寺固辭不拜

羣臣以儲位未建為憂言者雖切而帝未之允司馬光上疏曰向者臣進豫建太子之說意謂即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為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時知江州呂誨亦上疏言之及琦入對以光誨二疏進讀帝遽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皇恐對曰此非臣輩所能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曰宗實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宗實

天信篤孝好讀書不為燕嬉褻慢服御儉素如儒者時居濮王喪乃起復知宗正寺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宮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命下宗實固辭乞終喪帝復以問琦琦對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蓋器識遠大所以為賢也願固起之帝曰然

賔七年春三月孫抃罷以趙概參知政事吳奎為樞密副使

抃年老善忘於事無所可否御史韓縝言之遂罷為觀文殿學士

夏四月樞密副使包拯卒

諡孝肅

拯性峭直耿介與人不苟合不一毫妄取平居無私書故人親黨干謁一切絕之然惡吏苛刻務敦厚於人未嘗不恕其飲食服用甚儉樸雖貴如布衣時卒贈禮部尚書

秋八月立宗實為皇子賜名曙九月進封鉅鹿郡公

宗實既終喪韓琦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為皇子不若遂正其名帝從之琦至中書召翰林學士王珪字禹玉華陽人草詔珪曰此大事也非面受旨不可明日請對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帝曰朕意決矣珪再拜賀始退而草詔詔下宗實復稱疾固辭章十餘上記室周孟陽請其故宗實曰非無此迹設固辭不受中人別有所奉遂得燕安司馬光言於帝曰皇子辭不貲之富至於旬月其賢於人遠矣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之宜必入帝從之宗實遂受命將入宮戒其舍人曰謹守吾舍上有通嗣五焉歸矣因肩輿赴召良賤不滿三十人行李蕭然唯書數厨而已中外相賀

冬十月賜諸路錢助糴常平倉

詔天下常平倉多所移用而不足以支凶年其令內藏庫三司共出緡錢一百萬下諸路助糴之

八年春三月帝崩夏四月朔皇子鉅鹿公曙即位是為尊皇后為皇太后赦

辭不貲之富
所見何淺可
馬光此言失
之甚矣然則
贊宗實得不
貲之富者又
為何等人乎

爾時所謂諸
正人者不當
斥賈昌朝交
通安謁乎而
此所立皇后
高氏之母固
曰太后之姊
也為交通為
不交通且力
贊擁王子入
繼又何以對
昌朝哉

先是二月帝不豫中書樞密奏事於福甯殿之西閣至是辛未夜帝崩於福甯殿諡恭儉仁恕有司嘗
帝曰吾奉先帝苑囿猶以為廣何以是為燕私常服浣濯帷帶食調多用縗絀嘗中夜飢思燒羊戒勿
宣索曰恐膳夫自此將賊物命以備不時之需大辟疑者皆令上獄歲活千餘人每諭輔臣曰朕未嘗
嘗人以死况敢濫用刑乎於是皇后悉敕諸門鑰寘於前黎明召皇子入以遺詔令嗣位皇子驚再言
曰曙不敢為因反走韓琦等共掖留之四月朔皇子即位欲諒陰三年令琦攝冢宰宰臣不可乃止
帝有疾詔請皇太后權同聽政

帝得暴疾詔請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后乃御內東門小殿垂簾宰臣日奏事后性慈儉頗涉經史
多援以決事中外章奏日數十上一一能記綱要有疑未決者則曰公輩更議之未嘗出己意檢柅曹
氏及左右臣僕毫分不以假借宮省肅然

立皇后高氏

后侍中瓊之曾孫母曹氏太后姊也少育宮中既長出宮婚於濮邸封京兆郡君至是冊為皇后

五月以富弼為樞密使

秋七月帝疾瘳

帝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過宦者尤少恩左右多不悅乃共為讒間兩宮遂成隙內外恟懼知諫院呂誨
上書兩宮開陳大義詞旨深切多人所難言者而兩宮猶未釋然一日韓琦歐陽修奏事簾前太后嗚
咽流涕具道所以琦曰此病故爾疾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后意不解修進曰太后事先帝數
十年仁德著於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間反不能容邪后意稍和修復曰先帝在位
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措大耳非先帝遺意
天下誰肯聽從后默然久之琦進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后驚曰是何言我心

更切也同列聞者莫不流汗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為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帝自六月不御殿至是初御紫宸殿見百官琦臣講讀於通英閣翰林侍講學士劉敞進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側陋堯禪之以位天下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先於上下耳帝悚然改容太后聞之亦大喜兩宮之疑盡釋

契丹耶律重元反兵敗自殺

契丹主尊寵其叔重元甚至賜以金券免拜不名而重元隱懷異圖是月契丹主如太子山方輿紀要

西南衛重元子楚王尼嚕固小子伊囉幹尼嚕固舊作涅魯與樞密同知蕭呼都克字伊遜孝穆之姪

觀伊遜舊作辛今並改正等四百人謀作亂敦睦宮使耶律良上變契丹主召南院樞密使耶律仁先語之且急

召尼嚕固仁先曰此曹凶逆臣固疑之陛下宜謹為備臣請帥衛士討之尼嚕固聞召知事泄遂誘脅

弩手軍犯帷殿仁先使北院樞密使耶律伊遜字呼圖克五院部人舊作胡都哀今改等率宿衛士卒數千人與尼嚕固

戰賊衆多降尼嚕固躍馬突出近侍渤海河蘇舊作何蘇今改等射殺之重元被傷退其黨遂奉重元僭位以

呼都克為樞密使率奚人二千薄行宮會五院部節度蕭塔喇舊作塔喇今改聞召領兵至仁先俟賊氣沮背

營而陳乘便奮擊塔喇自外擾之賊大奔追殺二十餘里重元走大漠自殺黨與皆伏誅契丹主執仁

先手曰平亂皆卿之力也加尚父進封宋王伊遜等加賞有差

冬十月葬永昭陵在河南府鞏縣西南定陵西北

史臣曰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偷情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弊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為遂馴致於亂傳曰為人君止於仁帝無愧焉

英宗皇帝

甲辰治平元年夏五月太后還政於帝加韓琦尚書右僕射

琦徹簾事成於俄頃不動聲色而太后還政深得歸美之道至云簾既落猶於屏後見衣不過極言儀之速耳在當時記載者固無須如此形容而張壽泰作廣義遂以此為貪戀權位之證迂儒不善讀書未免有意苛求矣

帝疾大瘳琦欲太后徹簾還政乃取十餘事稟帝帝裁決悉當琦即詣太后覆奏后每事稱善琦因白后求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居深宮耳遂起琦即厲聲命鑾儀司徹簾簾即落猶於御屏後見后衣也帝親政加琦右僕射

六月增置宗室學宮

舊制諸王宮教授無定員至是封皇子頊為穎王以王陶字樂道邵亢字興宗等為翊善記室因增置

教授官以教皇族年十四以下者凡二十七員先是司馬光言於帝曰王陶等雖為皇子伴讀若不旬

職學者止於備禮而左右前後侍御僕從或有佞邪諛巧之人雜處其間雖皇子資性端慈難移然親近易習積久易遷雖有頑儒端士為之師傳終無益也臣願陛下博選學行之士使日與皇子居處燕游講論道義其侍御僕從邪佞諛巧之人誘導為非者委伴讀官糾舉即時斥逐若皇子自有過失規諫不從亦聽以聞如此則進德修業日就月將善人益親邪人益疏天下之幸也帝嘉納之遂有是命

秋八月內侍守忠有罪竄蘄州

初莊獻太后臨朝守忠與都知江德明等交通請謁仁宗親政謫監英州酒稅復累遷至宣政使入內都知仁宗以未有儲嗣屬意於帝守忠建議欲援立昏弱以邀大利及帝即位又乘帝疾交構兩宮知諫院司馬光論守忠離間之罪國之大賊乞斬於都市呂誨亦上疏論之帝納其言翌日韓琦出空頭敕一道歐陽修已簽趙鼎難之修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既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遂責蘄州安置取空頭敕填與之即日押行琦意以為少緩則中變也其黨史昭錫等悉竄南方中外快之

九月詔日開經筵

重陽節當罷講呂公著司馬光言先帝時無事常開經筵近以聖體不安遂於端午及冬至後盛暑盛寒權罷數月今陛下初政清明宜親近儒雅講求治術願不惜頃刻之間日御講筵從之

復武舉

冬十一月刺陝西民為義勇軍

招集義勇本期適用惟貴簡練精熟豈在伍籍之多無端而按戶索丁遍刺手背士勇未厲而民先驚擾豈安邊固圉之道且紀律疏略不堪行陳雖多亦奚以為即云兵貴先聲而無制勝之實徒爾號稱十萬恐敵人聞之不能生懼而轉為所輕琦素號知兵此舉實為失當司馬光所論

韓琦言唐置府兵最為近古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若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河東北陝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事當一體今若於陝西諸州刺手背以為義勇甚便乃命徐億等往籍陝西主戶三丁之一刺之凡十五萬六千餘人人賜錢二千民情驚擾而紀律疏略不可用知諫院司馬光上疏力諫不聽光至中書與韓琦辨琦曰兵貴先聲諒詐方桀驚使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懾光曰兵貴先聲為其無實也獨可欺於一日之間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尚何懼琦曰君但見慶歷間鄉兵刺為保捷前見憂今復然已降敕與民約永不充軍遣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於民未敢以為然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用以運糧戍邊反掌間耳琦不從竟為陝西之患

十二月吳奎罷以王疇字景真濟陰人為樞密副使

奎居喪毀瘠廬墓固辭起復疇厲風操喜言事未幾卒

吐蕃木征宋史英宗紀作暗沁密藏舊作暗欺米征今改乞內附續綱目作木征以河州內附宋元通鑑同考宋史吐蕃傳及王

復河州七年木征來降今依本紀於此止書乞附以著其實

初買勒斯賚娶李三遵女生轄戩舊作暗今改及穆爾章嘉舊作磨今改又娶喬氏生董戩舊作董今改李氏寵衰

斤為尼於廓州而錮其二子二子乃結母黨李巴全竊母奔宗噶爾城買勒斯賚不能制穆爾章嘉因